……金爲酬、此啓

本報編輯部

快樂世界

◀第九期▶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社址英租界浙江路定鎬里七三一號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連郵費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論月不定報資先惠

廣告刊例

不論地位及長短行均以英尺方寸計算每方寸每期收大洋六角另登整頁均照地位推算長期面議刊資先惠

碌碌生啓事

鄙人爲病魔所纏、已一旬有餘、所有報務、悉係舍弟代庖、承諸老友慰問、曷勝銘感、所有各報稿件、俱已中止、實深抱歉、今已稍愈、待復元後、仍當賡續、再者辱承讀者諸君、惠賜鴻文歡迎之至、徒以篇幅有限、不克一一揭載、尚希鑒諒爲幸

科天影

快手魔術

專接堂會

教授魔術　限期速成　贈送器具　詳章面詢

定期不誤

接洽處北海路跑馬廳遠東飯店對面亞東魔幻研究學社或大世界魔術場後台

琥珀白濁粉

◀減價小洋二角半▶

此藥粉並無若辣惡味無論新老各種白濁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齷齪淋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保險斷根永不再發

▲經理處▼ 雲南路大慶里口養和室　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錢莊　五馬路跑馬廳榮大國貨藥房　新聞橋電車站新園浴室　四馬路長樂樓下瑞大

哥哥的艷福

導演　徐文榮　編劇　周鵑紅

◀主演▶

顧澗蘋　盛小天　徐素娥　徐素貞　周士良　周空空

快活林影片公司

滕王閣詩社

月下推敲作句之工致良難韵門尖叉文人樂事詩分晴雨騷客苦吟雖由於匠心之獨運要關於見地之不同所以金谷飛觴三爵罰遲成之客平南設館千金買一字之師凡諸所述由來尙矣本館采古人之成句作文人之生涯聊擇五言謎綴一字射來詩眼既皆信而有證博得蠅頭亦屬廉不賞雅心機各出錦彩高標此誠競智之文場消閒之韵事也

附則

在本社射謎滿二元者贈中山橄欖一廳內附贈券一紙照章取件

持有本社優待券一紙附小洋二角向本社射中詩條者得大號三星白地蘭一瓶如再以白蘭地連中一次則贈有金手表一只詩條(或玻璃方鐘壹只)

▲特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千張

▲頭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一千五百張

▲二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八百張

▲三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五百張

▲四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百張

▲五彩　三張　得大世界門票二百張

▲六彩　三張　得赤金手表一只

▲七彩　五張　得長方玻璃鐘一座

▲八彩　十張　得茄力克香烟十廳

▲九彩　二十張　得大號白蘭地二瓶

▲十彩　照所得贈券取件

馮成龍君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三百張　住城內大東門內彩衣街乾泰莊

張潤麟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一百張　住貝勒路

法界電車公司陳石年君獨得門票一百張

▲社址大世界日夜銀行隔壁另闢雅室歡迎來賓▼

社會長篇

奇形怪狀錄

秋夢生著

（九）

第一回　以姪代叔淫婦無恥　認妹作女逆子亂倫

宗學恆道、萬一失算、如何是好、丁菊文道、我卜過幾回、大都應驗、所以我以爲不致於如你所料呢、宗學恆道、且瞧機會罷、丁菊文道、好得晚上我們可以再談這個事情、并且下半天市面出來、結果如何、就有了着落了、說也奇怪、丁宗二人談話的時候、還在二點鐘以前、後來開市、頭盤市價、還是大漲、到三點鐘辰光、行情一變、就回落下來、直至收盤、跌到念兩以內、果然不出丁菊文印琪山所料、此時宗學恆已去了、丁菊文是何等利害的人、看見市價縮小、早已將所有空頭條子、盡數補進、這也不在話下、再說這天丁菊文、因和莫友梅結算這筆空頭多頭的賬目、所以回家已經七點過鐘、一問家人、說是宗學恆和印琪山、都還沒有來、便進去看了看菊生的病情、他的老婆吳氏說、日間似稍微好些、熱度已退去大半、菊文聽了、心中爲之大慰、正要坐下來、想告訴吳氏、已經請那印琪山來診病了、不道話未出口、却有娘姨進來說、外邊有客、丁菊文趕忙出來一瞧、見是宗學恆、便讓入客堂、命娘姨倒茶敬烟、宗學恆道、琪山來過沒有、丁菊文答道、還沒有來啊、宗學恆道、唉、不是七點半了麼、爲何還不來、丁菊文道、也許他另外有事吧、

快樂與嫖

（和合）

誰都知道、食色二者、出于天性、所謂人之大欲存也、講到食、人們除了死亡之外、生存着當然天天離不了他、至于色、人們對之、本來沒有像食的一般需要・可是好之、也不亞於食、這又是何故呢、要曉得其原因就爲出于天性的關係啊、嫖不過是好色的一個反證罷了、惟其好色、所以去嫖、其實嫖有什麼益處、勞神傷財、莫此爲甚、唉、和合寫到這裏、自知必定有人要駁我道、胡說、嫖無非找點快樂、正是人生一件快樂事情啊、那末我倒得回答他道、不、不、話雖如此、然而不然、我並未絕端反對人家去嫖、但只覺得傷財還無妨礙、勞神却太不合算了、萬一欲求快樂、而弄到結果、竟變爲自尋煩惱、那又何苦來、

十分鐘的快樂

（綸匙）

那天我吃罷了晚飯、獨坐書齋、閉目靜思、忽然回想到去年的今朝、眞眞快樂的不得了、讓吾來寫在下面、表揚表揚、我有個同事叫耳東先生、同了幾個朋友、約我到蘇州去玩玩、當時就在三新旅館、闢了二個毗連的房間、白天裏就結了大隊、遍遊各處、什麼天平山啊、虎邱山啊、一天白相到晚、眞眞吃力得了不得、所以一回到棧房裏、吃了些夜飯、就只想睏、但是有幾個朋友、除了日裏白相之外、夜裏還要尋一種意外的快樂、我却捲了被頭睏我的交、第二天的夜裏、正睏得適意的時候、忽聽得一陣嬌滴滴底微聲、在隔壁房間裏傳出來、什麼窩心不窩心、樂意不樂意、我就大大疑惑起來、將頭探出被外、一瞧房間裏的電燈、已經息滅、忽見一個圓形的亮光、直射在帳子上面、我就拿帳子撩起、在板壁上、得到一個圓洞、我就將頭湊上、以眼線從圓洞中直視過去、啊呀、不看又罷、一看之下、不由我心裏頭勃勃的亂跳、面孔上好似火炭一般的發熱、你道爲什麼、原來就是那位耳東先生、正摟着一個、如花如玉的姑娘、在那裏研究、張競生博士的性育問題、我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小孩子、那裏有這種東西看見過、當時自然是手舞足蹈的高興起來了、亦不顧脚跟頭睡着朋友、就坐了起來、預備看個暢快、足足看了十幾分鐘、正在要緊的當兒、忽然眼前一黑、隔壁電燈關啗了、我的眼福、也從此告終了、（蘇州旅館、電燈有規例到時卽滅、）但是這夜功夫、始終沒有睡着、反來反去的、感想到這十幾分鐘裏面的滋味、眞眞乖乖不得了呢、

鴻雪艷遇記

（下）（渺渺茫茫室主）

聆君之語、纏綿情深、余雖爲石人、亦不得不結交于君矣、惟男子用情、大都不專、未識之前、甘言蜜語以誘之、既識之後、虎頭蛇尾而棄之、然余深望吾君之非其流也、何物小子、有福若此、竟能略費宛語、獲得美人青睞、私心欣喜、筆墨難宣、該時余立卽手舞足蹈而答曰、余雖不肖、決不致送舊迎新、爲薄倖之人、願吾妹之勿慮也、語畢、余卽探懷取片、授之彼美、彼美亦報余一妃色之名片、至此方知彼美姓名爲陳綠綺也、行行重行行、不覺綠妹之目的地已至、蓋是日彼至友處叙談別情者也、余乃與之握手而別、訂期晤會、余是日返家、一若魚之得水、樂不可支、美人魔力、竟有若是之深乎、使綠妹而絕余求、則余當時之悲傷和失望、又將如何耶、余斯時尙求學滬南、每逢假日勝節、必函約綠妹、攜手出遊、有影皆雙、無肩不並、綠陰深處、常得麗人在側、喁喁情話、切切私語、余始覺女子之言、細膩熨貼、懇摯周詳、悠悠人世、知音本少、余今乃于閨閣中得之、不才艷福、不知幾世修到者也、無如造物嫉人、好事多磨、綠妹闔家忽于去歲隆冬、離滬他遷、至今音信久杳、望美人兮天一方、回憶臨別情境、綠妹淚盈雙眶、依依不捨、謂不久當使青鳥飛來、而迄今未見隻字、棄余耶、抑別有所歡耶、惟多情如綠妹、吾知其決不致如是也、後有自該處來者、云綠妹已字某紳之子矣、該紳富比陶朱、其子貌如六郎、而不知陳家小姐尙何終日啜泣、豈非怪哉、余聞是語、始悟綠妹之所以不以消息告吾者、因見木已成舟、無可奈何、函來告余、亦徒傷吾心耳、妹乎妹乎、汝何情深若是耶、余乃寠人子耳、雖愛吾妹、何來金屋、卽吾妹甘心貧苦、吾亦不忍、今若此、余心雖悲、余心亦可稍安矣、

快樂消息

炎炎生

▲小花園弟弟老七、今年還只有十七歲、說大也不大、說小也不小、不過俚倷有一些小孩子皮氣、所以出起堂差來、總是坐不定立勿定、而且歡喜摸摸打打、活像一隻小猢猻、（炎炎生按、弟弟呀、這一次報却不是小毛登的是我尋你開心、你以後看見了小毛、不要去打他駡他暫好呢、）

▲福裕里柳依依、昨夜二時許、出性沈格堂差、到龢樂坊招商旅社、卅一號到今早十點鐘剛剛回到生意浪、這一個堂差、出仔一夜天、勿曉得勒篤幹點啥事體、

▲羣玉坊眞寶玉阿媛、白板聽說有好幾只、前日夜裏、有人王二點同仔三點水二隻白板、齊巧一淘去打茶園、所以害得阿媛有些左右爲難、

▲龢樂坊愛花小阿媛、面孔生得還算嘸啥、不過俚倷二隻眼睛、有些一大一小、外加應酬功夫又不大靈、所以進場到現在、花頭還不成做滿十個、這幾天、急得走頭嘸路、

▲樂餘里松弟老六、就是上節胡調健將非芳鶴格、包與松弟鋪房間北京老七做先生、再折花頭二份、開得老六本節着實比上節規矩得多哉、

▲上節小花園瑞珍處先生大老五、本節自鋪房間于新清和二弄、芳標寶寶老五、做人慢圓活、所以進場以來、生意倒勿推板、

▲屢爲各報撰花史之小炎君、前夜在東方五十二號、叫小花園弟弟堂差、弟弟進門後、將小炎君左右開弓的二記五分頭、直頭打得小炎君莫明其土地堂、後來問伊啥事體、弟弟說「儂爲啥在花花世界登奴格送寶記、所以奴今早要打儂、」原來該報登格弟弟送寶記是小滑頭做格、並非是小炎登格、終算小炎觸霉頭、白吃二記耳光、眞所謂代人受過、

膀子經驗談

（二）

（碌碌生）

吊膀子的地方、却沒有一定、並不是遊戲場裏、只有小家碧玉和女工、後門口只有娘姨、還却不是這樣說的、不過小家碧玉和女工、遊戲場是他們時常到的地方、娘姨在後門口的居多數、並不是除了遊戲場之外、就沒有小家碧玉和女工了、除了後門口、就看不見娘姨的了、講到吊膀子的門檻、除了搭訕頭、做媚眼、釘稍之外、却還有不少門檻、但是門檻雖多、第一苗頭要拔正、什麼叫做拔苗頭、拔苗頭就是要曉得他到底是一種什麼人、或者是人家人、或者是做生意的、須要辨得清爽、切不可張冠李戴、弄得牛頭勿對馬面、看見了規規矩矩的人家人、用一種油腔滑調的法子去吊、看見了勿三勿四的淌白野鷄、反而倒用一種循規蹈矩的法子去吊、照這樣的吊起來、非但不會成功、而且還要被他們笑、人家人看見了你這種輕浮不正的行爲、就要說你是油頭光棍、弄得不好還要被他駡上一頓、吊淌白野鷄用一種規矩樣子去吊、也沒有好結果、因爲這種淌白野鷄、不要說你規規矩矩的去吊膀、就是你再規矩一些、照樣也是吊得上的、不過吊上之後、非但不當你老實人、而且還要當你洋盤阿木林、倘然到他家裏去過夜、照樣的要夜相錢、若使不拿出大洋錢來、楊耐梅說的、就要勿是生意經了、所以吊膀子、不論上中下三等人、第一把苗頭須要拔正、苗頭要是不拔正、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瞎吊、就要做一百二十號的寃桶、說起拔苗頭、却非常的難拔、因爲上海地方、比不了別的地方、爲什麼比不了別地方呢、只因上海地方的女人、對於裝飾一門、非常的混俗、不論是大家閨秀、小家碧玉、女學生娘姨太太等、

皮匠妙語

（逍遙軒主）

皮匠、他雖然做着很心苦的手藝、坐在弄口、對着很適意的西北風、然而他的眼福、倒實在不淺、因爲有一般小家碧玉、爲着經濟關係、大多數、她們的鞋子、叫皮匠做的、故而他一面與她們講價、一面就可以細細的打量、淸淸楚楚、一昨之日、敝軒主、吃了午飯、沒有事務、立在弄口、看見一位、二九青春的女郎、雖布服淡妝、却有閉月羞花之貌、手拿一雙夾鞋、到皮匠攤上、叫皮匠司務、這雙鞋子、快些得他上、那時皮匠手裏很忙、「因爲棉鞋派司了、正在做夾鞋的辰光、」皮匠對她一看、就笑嘻嘻的、對她說、大小姐、你勠心急、等我與張家小姐上好了、再來同你上、包管你上得適適意意忖忖心心、倘然心急仔上起來、一定不大適意、「他把着起來三個字忘記說了」這位女郎聽了皮匠的不入調、頓時面紅耳赤、大駡賊皮匠、殺千刀、開頭刀不止、哈哈、

醫　許[illegible]事

十日上午。忽得一匿名信。閱後不勝駭異。鄙人年逾不惑。詎作此禽獸所爲。顧來函或係誤會。誤書鄙人姓名。還祈虬客切勿張冠李戴。（虬客爲信封上之具名）皂白不分也。茲將原函照錄于后。以

生

後若再有此種亟件發生。將以法律與之解決。特此聲明。
閣下寡廉鮮恥誘人妻女實爲人類所不容今特提警告請即覺悟否則無情鎗彈當洞爾胸
W.S.

黃笑芳

黃杏珊　陳鹿鳴

合演三簧

男女合演　特別三簧　專接堂會　定期不誤　如蒙邀演　無任歡迎

接洽處六馬路石路口一號或大世界北首西新橋福昌里第三家

新心團

男女合演滑稽趣劇

高　趙　王　吳

巨寅長松翠英天紅

本團專接喜慶堂會洋期不誤定價十八元八角如蒙相邀請至四馬路神仙世界三樓後台接洽可也

競社

男女新劇　承接堂會

張彩霞　俞樵翁　胡君安　徐素秋

貴府相邀價目念四元八正劇價目面議接洽處法界大世界對面式式里四號或大世界競社後台亦可接洽也

紙幣圖說

精印古今中外各種鈔票樣本合訂上海集各省集各國集洋裝一鉅册定價大洋三元特價六五折出售實售大洋一元九角五分

館址　南成都路三四四號電話西四九六一

上海紙幣旬報館總發行

事務所　四馬路麥家圈電話中一七一四號

艷娥訴苦記

（追雲生）

疇昔之夕、偕友二三、作大千世界之游、於專制廳中、品茗聆曲、心舒神悅、偶回矚身後、忽覩一麗者、蓬髮高鬆、長裙革履、脂粉薄施、嬌艷絕倫、時方倚支桌旁、與其伴侶、絮絮作語、及迴目及余、即秋波橫飛、含笑斜睇、春意暗藏、惹人情緒、余方覺伊人如曾相識、欲加細視、則伊已姍姍趨前、向余招呼、始審伊即艷娥、艷娥本甬士之小家碧玉、曾肄業於伊鄉之某女學、品學俱優、頗爲師長所重視、後以遭家不造、父母棄養、無怙無恃、靡瞻靡依、煢煢孤立、困躓顛沛、鹿不擇音、卒至窮猿投阱、陷入火炕、吻鉤療飢、其苦彌甚、三五日前、余曾與之春風一度、共遊巫山、故伊一見即識、伊方欲吐語、余以友朋在側、有所不便、以目止之、伊本聰明伶俐、況余於往昔綣繾之時、亦曾囑伊、凡當余有友同偕、切勿相嬲、倘須邀我共語、僅示之以目即可、此時見余目光、豈不會意、即閉其將發之吻、輕旋娥首、伴作與伴言談、伸其纖纖皓手、私觸余肩、未幾、遂離余等而行、然行時尚對余時加回盼也、余知之、即托故小便、離友而出、與伊相偕登樓、而達平台、伊欲邀余至伊粧室小坐、一傾積愫、余以有友不便、婉却之、未幾、其伴他去、存者祇余二人、伊始則對我苦笑、默然不語、繼則延首嘆息、泣然而泣、問其所苦、則噎酸含辛而相告曰、嗚呼、儂生而不幸爲女子、復不幸而爲煢獨無告之女子、既不幸而爲孤女矣、當可容儂得一享窮簷日月、度陋巷簞瓢之生活矣、乃彼蒼蒼者天、猶不能加諒、而必逼儂淪入平康、作此辱人賤行、以父母遺下之清白身軀、大好皮肉、日供傖夫之蹂躪、思之、能勿心碎腸斷、況一般狎客、孰能盡如胡少、不祇圖滿一己之肉慾、而稍顧他人之生命哉、如儂昨夜所遭、恐即地獄生活、亦不過若斯、今爲君述之、昨夜、儂在此躞蹀游逛、遇一登徒之、追逐儂後、亦步亦趨、未幾、上前謂儂曰、「此處無從可遊、不如且往永安」、儂睨其人、雖衣冠楚楚、然其形式、頗輕佻浮蕩、方躊躇間、儂伴即低聲謂儂曰、艷娥、曷與俱去、俾免歸家又受如昨夜之斥責與埋怨也、胡少乎儂當時心雖不願、然既操此賤業、豈尚有絲毫之自由乎、亦祇有任人作主矣、而彼女傭、實爲老鴇之耳目腹心、其所以與儂爲伴者、蓋所以監視儂與督察儂之舉動也、儂無奈、遂依其言、隨少年而行、出大千世界、雇車直趨永安、至大東旅社、相將下車、登樓闢室後、彼即摟儂坐其膝上、問儂餓否、嗟乎、胡少、薄命人腹中僅多下酸淚、未瀉苦汁、自來申後、從不曾感得飢餓味矣、然此時儂固不得不强顏作歡、苦笑以答曰、餓矣、彼即傳命侍者、囑去要什錦飯二客、繼又詢余、與儂做局、需錢若干、儂向對於狎客、無論生張熟魏、皆一視同仁、不願有所偏倚、故當時亦不作獅子開口、以實例告之、彼聽後甚懽、即將欵交儂、復謂儂曰、待點心後、（未完）

繁花世界定期出版

繁花三日刊、今已更名繁花世界、內容注重、嫖賭吃着、定十九日出版第一期云、

（朱大老爺）

寶鴻老九格死寃家

（電燈泡）

「寃家」二字、本來難能稱的、照舊式的歌詞上說、「寃家」二個字義、非常窩心、因爲這二字、大都女人稱自己的丈夫、愛到極點用來當口頭禪、啊呀、現在敝泡講的寶鴻老九格死寃家、眞眞是寃家對頭、閑言少叙、讓我先來談談這寃家的來歷、

這個寃家是上海本地人、住在城內、姓臧、他的父親、本來在城隍廟裏做小生意的、省吃儉用、倒很有些積蓄、他的娘、誰都知道他是一部垃圾馬車、所以生出了這個好兒子、天然亦含着些混合種的色彩、現在大了、居然拿他城隍血汗鍛鍊來的金錢、學學荒唐、可是經驗不足、生性吝嗇、面孔又生得着底、（難看的別名）、處處受不着堂子裏倌人的青眼、但是他的括皮（即吝嗇）門檻、倒很精明、白相堂子要做花頭、不如開個把房間來得寫意、叫叫堂差、花花綠綠、甚致於偷偷摸摸、或者叫個朋友格所歡來、滿想着佔佔邊、勿殼張反被妓女挖穿、值得朋友碰面、橫豎面皮老老、朋友亦無可奈何、不過斯後、不論他在人類之中、當他一件物事罷了、

那麼福裕里寶老九、（該節還在三馬路沿）爲什麼與他是死寃家呢、個中始末、敝泡把他來宣佈一下、使得閱者諸公、曉得曉得、宇宙之內、天地之間、有這麼樣一個天字第一號不要臉蛋人兒在、

有一天、法大馬路的鴻運樓、有某姓借着做喜事、臧某者亦個中賀客之一、同席的幾位朋友、都是花界健將、叫仔勿少堂差、左抱右擁、好不窩心、臧某看得有些眼紅起來、懇求朋友代叫一個來白相相、該個朋友、就代他叫了福裕里寶鴻老九來、害得臧家裏魂漂魄蕩、這麼樣子巴結俚纔好、頓時面浪放出抖亂形狀、老九見了這付猴形極狀、不過置之一笑、臨走的當兒、妓女必有的兩句套話、「大少、歇歇請到伲搭來、明朝請倷叫、」哈哈、該位臧大少實頭是轉錯念頭哉、當俚看中仔自己、所以講該種窩心閑話、因此到明朝、一如其言、開仔一個房間、就是新新旅館二號、寫仔一張局票、叫仔老九來、老九一看、原來就是昨夜裏格曲死碼子、一聲也沒嚮、格坐勒沙發浪、臧家裏一看嘸不啥人、頓時浮心一起、動手摸脚、礙要……、嚇得老九奪門逃遁、臧家裏追也追不着、再叫伊諒必弗會再來、俚就到安樂宮四號、（姓徐開的）再寫局票喊老九來、

老九一想、被俚纏得弗清、莫若給些擂頭他吃吃、好讓俚下次勿敢再瞎纏、便道「倷要想講交情、晨光還勳到、伲堂子裏格人、格種事體、本來嘸不啥希奇、只要倷大少肚裏自己明白點、」臧家裏聽說喊俚明白點、倒弄得俚莫明其電燈泡、啥叫啥「明白點」、虧幸旁坐的一位朋友對俚解釋道、就是喊倷先幫忙起花頭來、否則决無如此容易、臧家裏猶如得着一個靑天裏霹靂、一想新新裏房間錢巳經化去四元多了、如此看來、今天晚上是人財兩空的了、想到此處、不覺珠淚雙拖、一看老九要走、馬上跟仔俚出去、礙要同他一淘到新新旅館、老九叫黃包車、反被他趕走、還要罵黃包車夫、嚇得老九不管風大雨大、一口氣跑到福裕里生煮浪、然而已經衣鞋俱濕透了、因此現在老九聽說姓張叫格堂差、一定先要打電話去問問、爽清纔敢去、因爲恐怕又要碰着格位「寃家」對頭哩、

快樂供狀（上）

（小白臉）

江山好改、本性難移、這兩句古話、實在的不差、敝友三點水君、（姑且隱其姓名）年將不惑、而性好漁色、終難改革、屢次罰誓、屢次失效、於客歲夏間、因歷來所含之毒汁、一旦暴發、先下疳而白濁、結果再有橫兒光降、化去百餘袁頭、倒還小事、而當時之痛苦、自說實在難堪、下次再不涉足花叢、我聽他又辯賭咒、即向他道、你的言語、端難信實、請你不必信口罰誓、他道格末我來寫張憑據、請你作個保人、我說狠好、他即握筆寫道、下例其式、

立絕跡花叢據三點水、為因屢次罰誓無效、今特請小白臉君為保、以後如再私行在外、尋花問柳、覓香獵艷、或有外間住宿等事、一經查出、情願罰洋五拾元、充作善舉、恐後無憑、立此證據存照、

中華民國拾五年七月十六日立據人　三點水押

保人　小白臉押

寫好之後、我即代他收藏、並負了一個偵探責任、以為從此一定可以痛改前非了、他的貴恙于秋末冬初之時、日漸痊愈、飯量亦漸恢復原狀、到了現在、又是神氣活現、于前天晚上、果然又是外間住宿一夜未歸、明日我即向他所白相的幾處、去偵察一番、都說他已是許久不來、回來便詢他、你昨天夜裏做的好事、從實招來、他笑嘻嘻對我說道、你收藏的那張絕花據、拿出來毀了、我便從頭至尾講給你聽個仔細、我知道言中有異、即忙向那所藏的地方尋找、原來早已不翼而飛、逃之夭夭了、我便正色向他道、你盜了憑據、又去幹那不端行為、何不從速道來、他說我說出來、倒是你一篇極好小說資料、哈哈、寫了一大篇、並未入題、諸君不要性急、且看以下都是他的實在口供、他說我前天禮拜六、于日裏三點鐘、跑進永安公司、到那新劇場坐了一歇即去看髦兒戲、後來到南部去看大京班、適值該日、未卜是否客串有一位坤伶琴艷芳、與男伶某君、（恕我記憶力不強、已竟忘懷、）合串游龍戲鳳、煞是可觀、完畢之後、重回髦兒戲場、看那連營寨、京戲閉幕、兒女武術團出場、略坐片刻、其時已達七點一刻、而我之腹內、機器又將加油、所以去吃了六個湯糰、又是神氣十足、我的不回來吃晚飯、早已存了不良之念、因自客歲得病、寫了筆據之後、却是去邪歸正、迄今半載、當此春色腦人的時候、而我之春情果然又實難禁、于是故態復萌、即行其撩淌自主義、東淌西覓、可惜找不到相當的人物、後來到那新劇場裏、竟有一位與我門當戶對的物色、于他對面的柱邊一定、向他一望、他亦報我一笑、我即離新劇場而徐徐走來、他大約知道我是一定生意經來了、亦起立尾隨我後、到那略為辟靜之處、我即問他道、你住在那裏、妙齡幾何、什麼芳名、他道我住在新世界隔壁華安保險公司弄內、今年十八歲、名字葷淫、請君尊姓、有幾位朋友在此白相、可否請到敝處談談、我說可以、但不知尊處的規矩、請你不妨詳述一二、他說此地耳目衆多、

金蓮花是老鬼

（也恨）

在大世界裏唱大鼓的金蓮花、大約愛聽大鼓的諸君、想必都知道她、她唱兩聲、倒還可耳、至于實在好壞、自有人在、因為我對于此道、的確是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不敢瞎說、但是以我素來、是不聽這種大鼓的人、自從聽了她一次之後、就使得我注意起來、甚至每日每夜、挨到她唱的時候、好似吃黑飯的、有癮一樣、不管有功夫、沒有功夫、總要去賞光一下、她唱的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瞎七搭八、寫了一大篇、然而對于本題、倒一句沒有說起、請諸君別慌、看我寫來、我昨晚因有許多事體、大忙特忙、所以心裏想不去、脫掉一次、也無關緊要的、誰知到了那時候、不知道怎麼、坐又不好、立又不好、乖乖不得了、只好跑出門口、一部黃包車、等到我的目的地、唉、時候已經派司、我真說弗出格懊惱、是以陰陽怪氣、頓時想打回票、這個當兒、忽然看見、金蓮花在後台、同一個人勸浪白話、我馬上就跑過去、聽聽他們說些什麼、聽見金蓮花、打起灣把仔說道、（今天白天、我同口口在家裏頭打牌、他們倆、就連手起來、不知道我、也是個老鬼……）那你人說、（媽特皮、這種傢伙多壞、幸虧你也是老鬼、）我聽了之後、照這樣說來、金蓮花倒是一個老鬼、哈哈、（喂、金蓮花、倷老鬼雖是老鬼、然而現在格老鬼、往往失撇、變個小鬼、倷要當心啊、詹家阿哥戲註、）

白濁險

各種危險白濁永久不愈百藥無效者請服琥珀白濁粉每料小洋二角半○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定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齷齪白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包你永遠不發○總發行雲南路一九八號大慶里口養和室○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錢莊○新閘橋電車站新園浴室○五馬路羣玉坊榮大國貨老藥房

六馬路福申里

統一旅社

電話中央二三四六

本旅社在英界六馬路福申里定建特式洋房地點適當南通洋涇浜毗連法界左靠石路迤邐鄭家木橋此乃中心熱鬧之境所謂南北稱利極副旅行之便內容陳設優美器具精良每房間內裝電鈴電爐電扇可稱冬夏咸宜取其勤靜之適意並備應用雜物文具等件旅客隨時攜用應有盡有無美不備

九折券

剪券光顧

一律九折

高等國貨

金麒麟香烟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愛國為口頭禪固不如實行倡用國貨也

許慧庵醫生

時間

門診　上午九時起

出診　三時後

診例

門診　六角六十

出診　二元六角

注射

梅毒　初五　二期七元　三十

過時不候

拔診加倍

許慧庵訂

地址

法租界八仙橋坟山路永清里一號

本報除特約撰稿外、歡迎外界投稿、如有關于

上海有趣味之稿件、悉受歡迎、但訐人陰私、妄談國事、一概不